

# 《清代日记汇抄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清代日记汇抄》

13位ISBN编号：SH11074-479

10位ISBN编号：SH11074-479

出版时间：1982

出版社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页数：39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

# 《清代日记汇抄》

## 内容概要

其中收录的姚廷遴自订年谱《历年记》，妙不可言，是绝代大文献，可与《道咸朝宦海见闻录》媲美，犹有过之。

## 精彩短评

- 1、翻过
- 2、里面收錄的姚廷遴《历年记》令人印象深刻
- 3、乙酉笔记(旧抄本)(曾羽王撰)，记松江城破事。
- 4、歷年記（“下”僅讀首尾）：內容頗為豐富。

## 章节试读

## 1、《清代日记汇抄》的笔记-历年记——胥吏相关

顺治十四年丁酉，余三十岁。是年四月，因老家人吴元受、顾明甫等商议，对大兄二兄曰：“看来我家官私还有，不如将大官进一房科，一可识熟衙门人面，二可习熟文移律例，后日好去作幕，每年可得百金，比处馆者差几倍。”因此乘阎县将去，随入供招房，拜徐翰远为师，学习律例起，自此沦落十五年，后悔无及。（页74-75）【顺治十六年】八月，余因同房徐翰远子字仲爵者，性质不常，虽极相好，时常见他自道自能，故听唐君聘及倪习之之言，于十五日改入兵房。不料兵房最难做也，此时来必军机重务，性命须臾者，余心粗胆壮，略无畏忌。来路甚有顶接马提督，非同小可，反得二十金。（页77）

……  
十一月初七日，余往府城，为迟盐院考察也。初八日，天大冷，考察时余同去者，倪孝则独累。初九日归，不料马提督在吴淞，要过浦滩舡五十只，差夜不收在县等待我归。又因县公还在府候送盐院，叶时无主，只得同小甲王仲自去提拿。幸潮小，城河内有六七十只，明日派定，造好册子。不料摇出郎家桥，四散摇去，因无押差，故提督差甚着急。王仲叫唤来者止有二十六只，是夜在东沟过夜，鸡鸣时叫各舡户放舡北去，不料西北风大，天昏寒重，竟摇不下。余舡由小甲自摇先往，将至界浜，只得近北岸，忽闻赞号声响，差人着急，同我上岸。无处寻路，幸闻犬吠声，料是人家，走近叫问，方上大路。直至吴淞，面复提督，几乎受累，幸旗鼓厅徐燕公据他说。“你们陆大爷与我最好，方才自我说了发到这里来的。十六日老爷准要过浦，五十个舡，少了一个砍你的头。”余同差人回至界浜，星夜赶回上海，县公已回。重新出牌，着六门四渡口各舡户及各镇要船，又判封皮五十张。此系军机，说着马提督，谁敢有误。两日齐集，十五日到界浜渡口扎营，仍有二百兵马。先渡两马过去打探，牟参将走到舡边来与我商议曰：“你在此辛苦了，舡内俱要垫草便好。”我曰：“有银子没处去买。”冯把总曰：“那里去买？人家有，找了些就是。”我随分付曰：“摇舡的，你们快去打垫草。”顷刻之间，近岸人家十余堆稻草，搬抢无存，亦利害事也。少顷探马回报：提督由大场镇回松江府去了。此番虽受辛苦，仍有廿金。自此不愿做，大伯手书一封，除去兵房卯簿。（页79-80）

其年官收官兑起，上海县漕粮十万七千有零，向来民收民兑。通县三百余图，每图审定五年里役，周而复始，轮年承值：如兑收也、里催也、总甲也、塘长也，其余办粮者谓之排年，收兑专管收本图粮米，运贮漕仓，兑与旗运，不独交兑时旗军勒措，甚至每石加增米色。纲司话会、淋尖趱斛等项，约费二三四钱一担，抑且粮道衙门及本府督兑衙门，上下俱有使费。本县粮厅总书管班等项，亦有旧例。廩口斛手、仓门总小甲、巡仓等役，亦有使费。种种破家者甚多。分催者专管一图白银，完欠自他比较；总甲者专管地方人命强盗打抢等件，有则先出报单，若犯人逃走亦要他捉拿；塘长者专管开河修筑力役之征，皆每年轮充，费银难料者。有新场乡绅朱绍凤，此时任户科给事，采访民情，特建议官收官兑，革除兑收名色，件件经画详细，朝廷依准，奉旨颁行。自顺治十六年起，本县用收粮官四员，分派十万漕粮。因初时立法，其弊甚多，所以各区图粮里有杰出者，动公呈攻击四收官及总书张万里、周仲仁。不料收官漕总，竟将公呈为首者二名，贿嘱官兵道（按：分巡苏松兵备道宫家壁）砌列仓棍，送马按院（按：名腾升，时为江南苏松巡按）访，时值按院到县赧运故也。其年运官周三略与陆县公（按：名宗贄，临清人）鼓噪几番，旗丁打死百姓，百姓亦打死旗丁，申报上司，溜院会审，周三略问斩罪。（页81-82）【顺治十八年七月】是月二十七日次女生，其日我在松城考察回。八月奏销官儒钱粮，本转，凡欠分厘者俱革退。本县只留完足钱粮秀才二十八名，拏问欠多秀才十二名，欠多乡宦一人，其在任者俱削去缙绅之籍，休官回家。此奏销之始，可见催科利害。所存秀才名曰与考生员。十月十三日王知县（按：名孙兰，洮州卫人）到，余管办刑房例。十一月，抚院朱自他起奏销例，坏江南乡绅无数，不料亦被论，拿问去。（页84）【康熙二年】余过首七享祀毕，然后南归，中心苦极，不两日亦大病甚危，幸饮糖汤而上下气通，得不死。是月内，有方秀才是新场镇巨族，因欠钱粮，奉陈知县（按：名以恪，山东峄县人）签拿出邑，勿死在县南差人陈五官家。余自十月初一病起，内人尚未离床，儿女又小，心中焦躁，数日即起身走去，竟扑倒，可见病极。急欲东去，无奈何而止。十五日云官来报，妹夫何念修死，钱子云死，并其子钱佛官亦死，妹亦大病，宅上无健人，可惨可畏！而岳母劝我再过几日东去，直至二十二日往东舍内，过五七享祀，随就近至县中。承好友倪习之云：“十月初一，陈县公将你名字改工房经制矣，如不愿做，快去周全。”不料新官将到，卯簿已送去，无

可挽回。随又病于祖母处五六日，窘状异常而归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邹知县(按：名宏，江西庐陵人)到任，余在城中过年。

康熙三年甲辰，余三十七岁。是年正月十六日，大表妹到祖母家，与余同住。为吴元惹祸，被族中兄弟赶打出来，竟在伊母舅王侍元家，寄母寻我去要我请归同住。不料晦气进门，其夫乃十恶不赦之人，住我家八个月，了我百金，又为他受累，姑夫知道方寻去。县官拿我做工房，余不愿，将余收铺。在铺内会见一友蔡宗玉者，年十七，聪俊异常，亦系读书之家，尚未弃书本，更善吟诗，与我同志相得，颇不寂寞。二月初一，递过愿充甘状而放，又要周全宗玉出来，陪伴五六日归家。值乡间拜仵做驱瘟道场，疏内云：“百年之内，无去岁之瘟灾；廿里之中，无一家之安泰。”四月十四日，安辑大人王巡临南汇地方，是余承值，一人兼管供应铺设，繁难异常。忙有半月，费一百三十金，又为槽刀误事受累。此番出门时，表妹大姑娘曰：“供应事烦，可带元官同去，要他照望，亦是好的。”不料同去，托他银子，竟多存匿，约有十五两，又将料刀十四把藏过，以致误事。随巡人等将跟官管班打坏，余又费数金。后县官归，又着我立赔槽刀三十副。及至元官匿去者，只当得八分一把，伊所得一两二钱，害我费四十余金。记此知无良之人，断断不可与近。五月初五日，在苏州寓府前顾思耕家，为解杉炭价也。初到即会见张若书，偶然说起，岂料若书与局官父子相好，随浼他与局官说合，必不肯收折色。是日扰若书，出胥门看龙舟，直挤至阊门。酒舡并内眷看舡，挤满城河，有四里长，比我县大不相同。明日由松江而归，扰府工房周奕甫，而东归至家。初十日，即往坍石桥东，买沈晋生宅房三进，拆归烧炭。时值黄梅，人又忙，天又热，搭盖凉棚烧炭，不五日满一千斤，星夜拿舡解去，方得太平。此时因大将军吊取火药十万斤，郎二省又要解去江西十五万斤，军令严切，火药局都司着急，日日禀抚台，发木签，催提各县杉炭。未几差提经承严比，所以华、娄、青三县，俱受责三十板，惟我有炭到，抚台面谕，发局验收。局官钱姓，系嘉定县人，向随孙初暘(按：孙元化，嘉定人，从徐光启受西学，精火器，崇祯时为登莱巡抚)在辽东，惯习火攻，精造各项火具，如火箭、火雷、火砖、火罐、飞火球等件，余得逐一看到。其子钱振公在局内监造，其父另有衙门，在局之西。两边俱要使用，有管班、门子、长随各役，局内有验炭、称炭、筛炭、药匠等费，又送钱振公藕粉、桂花饼、凉鞋、糕饼等项，共约费数金。解过即有批回。钱振公曾做苏松道差官，与张若书同事，故甚相知，有意气，请我与若书饮至夜深而别，亦可谓善全矣。六月二十八日，九十五图秦汉如、沈人全、王元祯等，来包图内一年杂差，言定一百六十两，陆续交代，不满七十两，而此时杂差义多，故辞去。七月，康行之钱粮急迫，将住宅卖我，当日定局，七月交割我收管。我为迁移尚未定，仍让他再住。是月海潮泛涨，冲坏黄家湾护塘三里，并零星坏处。镇守苏州祖大将军(按：名大寿)撤回京，捉舡甚急，要大座舡数百、小舡千号，惊天动地，与韩抚院(按：名世琦，康熙元年任江苏巡抚)作对，幸善全而去，舡连几百里。苏州东北半城，向为满兵住扎，号为满州城。自进娄门直至齐门南大街止，皆兵马所驻，民居多被占去，百姓无一人敢住。其地每年三月，放来马一千匹，赶至川沙一带，沿海牧养。凡至每月初三日，又来马一千换班，着县要渡舡渡夫，并要供应，管马官兵房受累之极，幸得太平。九月中，闻韩抚台出巡，县公派我承值南汇一团，忙甚。至十一月十五，方到松江府，私行亲访，府县各役重责五十起八十止，共二十五名。二十四日余在南汇，赶到府城考察，登答许久，幸而太平。据抚台说：“本官填你懒惰，免你几个板子。”方晓得填坏贤否也。至晚，就县公舡上同回，又星往南汇，铺设民房十二座，收拾守府衙门演武场等处。二十八日起马至金山，飞马来报，即齐集厨子，分派各衙门；供应事物：宰猪十口、羊十只、鸡一百只、鹅十只、鸭二十只，分包白米、红烛、山炭等项至一夜。初二日辰刻，头站到，差官姓张，据说是千总，甚好。相送银四两，竟不要，彼云：“只要不误，就是好的，何苦要你银子！”余挺身承值，又承南汇营守备及阮把总亦甚好，凡内传出，有一时无者，彼即着蓄中管班去，曰：“姚纯如在那里忙，你们通去帮衬一帮衬，若要银子，到我处来领。”营中几人，尽力来料理，惟有管马者姓曹，系抚院内司，将余并粮房直至四鼓，逼去银共十两，得银后即曰：“快收拾，我们要去了！”头站去不多时，随巡各役俱起。天乍明，抚院亦起，兵马先行，然后发炮起马，往川沙去讫。即忙进察院检点，失去绣帐一顶，并后堂被一条、银镶杯六只，外边收拾槽刀三十付，止存小马槽五个，刀无一把。此番接官又费一百五十两，本无讨处。初五日，归家。初十日，闻抚院拿兵房、工房各书重惩，打至五十起八十止，俱收大铺候发审，余幸无人告发而免。十二日，至东乡，将舍房拆去，因无人住而门扇俱被偷去故也。将母亲灵柩权厝基地上。十五日出邑，县中另是一番光景，同房七八人俱被访收禁，事件又多，又奉严禁，不许如前滥差。又值岁暮，凡行过事件，各上司俱要岁终册。千难万难，独余一人承值，倩人书写，直至二十七日方完，打发府差去讫。其年花稻俱歉收。

康熙四年乙巳，余三十八岁。是年正月初六日，在乃臣家吃年酒，县差董成来云：“太爷有票。”差人在县故也。即时骑马出邑，会见府差戴二如，并签差陆君甫，言及太守初四日差票，初五日有签，着册房要该县应差图分册，并要开填某系志载荒图，向来免差等式；着工房要府志一部，同册费送抚院，以便查对。初七日，城中遍觅并无府志，只得买县志一部，装钉送去。初八日，县公请各乡绅在明伦堂公议，抄筑滌缺（按：时滌缺为海舶辐辏之所，闾阖褻联，百货骈集）石海塘事件。议毕，官即带余至后衙，与我商议云：“抚院要册子，计开应差、免差者，其意要官儒图一体当差也。若论抄筑海塘，自然应你去登答。只说本县自十六保起三十保止，共有三百余图数，内有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等三保，因吴淞江淤塞，向系荒图，漕粮通是没有的，止征白银尚且完不起，那里还当得杂差？若问起官儒图，你只说：虽是奉旨与民一体当差，但本官在地方，未免作养他一番。凡系小差，如小夫、钻夫、水夫等不差；凡属大差，如修筑等项差的。你去只说是新到房科，上年事俱不晓得。小心些，你去即来回覆我，着册房冯伯先同去。”说罢，出宅门，府差亦在，册房冯伯先亦在，即刻出城，至七宝镇已是黄昏。饭店过夜，明早起，四个人飞走。由凤凰山落北，至北干山，趁一苏州舡，十二日到昆山，遇见太守舡回，星忙收拾，上太爷舡去。因太守睡去，直转至陆家浜，方得投文进去，奉谕青浦回话。是日大冷，余在太守舡上，承管班姚仁甫好意，说：“上海两位经承在此，汪厨司你可暖酒一壶，与点心请他。”不料被他多劝几杯，一时头晕身热，起来异样不快。又承座舡婆年约三十许，颇洁净，说道：“相公身体不快，可就在此舱内，把绵被盖暖，睡至出汗就好了。”余果听他言睡觉，只听岸上准有百人接太守，及县官、儒学、城守营等官，俱在岸上唱喝迎接。至青浦南门停泊，天将明矣，尚有更夫击柝。我同冯伯先即时唤起差友，上岸进城。县前亦有卖羊肉面者，随叫他速下起来，吃过如飞出城。太守已会过知县送出，在舡头声言，竟将府差戴二如及冯伯先重打三十。余幸无事。冯伯先立刻发批解抚院讫。余曰：“解抚院不是空身去的，且今日转到府中设处盘费，明日叫舡星赴苏州未迟。”府差听我即同回转，由天兴庄至神山。因冯伯先打坏，故难到，直至黄昏进城，在戴二如家过宿。明日一面设处往苏，我又扰二如。独自东归，经过提督衙门，见各营将官俱到，人披锦绣，马挂雕鞍，挤拥辕门，扬威耀武。向闻阃外将军令，今日方知是不虚。二月，县公着我后衙修理，并备办日用什物。二十八日霁（以下疑有脱漏）有本府火票立提押解，抚院批差张顺立要起身。余曰：“府差何人？不先说蓦地送批押解。”张顺曰：“府友谢茂生。昨夜发我批，上填明日到的，故此速去为妙。”余想，到府即要苏州去，抚院处未免有使费，一时无措，同差人泥途南归。明日多方凑处，叫舡一只，动用食物俱备舟中，星夜前往。初一日早到府城，会见包玉衡，方知有抚院差坐提也。遂央玉衡并周奕甫周全，费银几两而不去。其夜在府城北门外，扰顾继贤家。继贤系海防厅差友，为烟墩、桥梁、马路，并修护塘，因自他原差也，所以为我即请府房包玉衡、周奕甫相商。其家内亦体面，是夜设酒三席，十大十小，列东、西、南而坐，总是为我，约费他三两有余，亦见多情。不两日有苏常道差官到府，因镇江大将军巡视江海，故差官来，着府县修理桥梁、马路、烟墩等项也。余见华、娄二县工房，竟被他诈，余心甚不平。及至同我回县时，余诱他曰：“上海有三百余图，每图一两，就是三百，只要随我往沿海沿江去。”彼意欲得之急，即会过县公，随我与赵巡检出北门，连道差、府差、厅县科房，共马七匹，由沿浦而往东北，相验马路桥梁，着落该图填筑坚固。如有桥处所，俱要帮搭栏杆，铺垫平阔，先有差人在前唤桥路，该图总甲起夫修筑，并供应等项。是夜至太平寺过宿，总甲送供应来。赵巡司曰：“你们几个是有体面的，你们快去，我转来即要完工的，后面有道差、府、厅差，通是要银子的，你们不要见他，我与姚相公是不要银子的。”自此一说，哄闻传去，竟修桥路，不用馈送。道差随了两日，见此光景，竟要我回县备文回覆。谁知我与赵巡检照会，巡检曰：“姚相公，你去我也去，面禀大爷，若是要修桥路，要不得银子，若要银子，修不得桥路，就是道爷处，亦讲得过。”道差无奈，只得先回县去。次日，余同巡检至寨城，因大雨，夜扰张尔垂家。尔垂系沈慕春亲家，亦是总甲，所以款留。明日过浦至庆宁寺。十五日至高行镇，适逢迎会盛极，又做戏。是日总甲来会请酒，明日即至护塘会章巡司，托他赧修护塘一带桥路及水洞处所。余与赵巡司由界浜南岸沿浦而回，即往龙华而南，修筑马路、修葺桥梁。因天雨，住宁国寺两日，着差唤集傍浦一带总甲，星夜完工。随至邹家嘴，往西至闵行镇而归。诂料县公为将军事宜，差徐昌到家同大郎出邑回覆，官已晓得我在闵行，着差人送大儿到祖母处，此时因年仅九岁也。五月，因督修后衙，派乡图十个顶值，出银备料，免其一年杂项差徭。每图初议六十两料价，内扣缴公费银二十四两，与本官存四百两，在房承值，一应逐日动用物件及修理料价，不料差人收侵，杂备又多，反多受气。十月初八日，李大将军（按：名显贵，镇守京口等处）在镇江圈山起马巡临，催修桥路、烟墩、城垣甚急，星夜往护塘，填满蔡家水洞。赵家浜对直顾家水洞，因上年海潮冲坏，上虽搭木桥，恐不坚固

，余又恨他久不修理，立起地头夫百人，三日填满一个。如护塘一式高广，使塘外人家舡只，不便往来，所以警其后也。城垣烟墩，图中顶修者俱有完工呈递，余始放心。韩抚院差官来看，俱无异论矣。同在沿海及沿浦归县，即结状与彼，即往府城去。十一月十二日，府中又发火签到，为岁修道署银两也。十四日，同签差往府。十五日冬至节，用银六钱，改限二十日比。归时值大将军到县，连夜要一团南汇去，同四五人在外过宿，约半夜起来，不料至渡口，传说将军兵马俱往松江去。因而飞回打探，惟见兵马挤出南门往西，此时喜极，省费百金。十二月初二日，县公苏州回，差周君远、龚惠卿要顶修公费，甚急，将我收大铺。是日家中岳母病亡，不及见面盛殓，初十日即出厝基宅之东。十六日，寄母唐姑娘因要往乡，抬轿到铺，前来望我，滴泪而去，可怜可怜！十九日得释。二十二日，缴公费五十两、布三十疋、银镯一对、绸衣数件、黄珠数粒，可见官府之贪。其年种田在康家宅，新得田八亩，花豆俱荒，幸米价甚贱，每担两许。邹县公比较，一概三十板，当役者破家。至二十八日，始得南归。二十九日，至周浦上店，匆匆过节。

康熙五年丙午，其年余三十九岁。因旧岁跋涉，异常辛苦，不愿至县。正月二十四日有签来，因县公要我管比各项修理，故特差人来也。明日到邑，实对官说：“二年多费，欠营债百金，难于措处，若充役在县，将何抵补？”承县公曰：“案上无人，你比各项完工，自有另处。”余无奈，勉强管比一月有余，受责差人及图中诸友，似觉生怨。故余官之里宅，外之班头，再四嘱托，案上有未完者，件件托好友带管。三月十五日，一意回家，绝不至县。是时，有明季封在河南为安昌王者，自清平定河南，其子改为徐二官，逃匿已久。不料潜居泗泾东北龙居庵地方，结识无赖匪人，有周浦塘口凌天、梁家角王安等，纠党打劫败露，招出徐二官谋逆一案，连累多人：问凌迟者二十七命，斩者七、八十人，子女及妻俱发配满州（按：曾羽王《乙酉笔记》亦有记载可参看）。周浦镇西三里，有蔡宿一者，向系巨富，因好侠好客，结交官府，虽系秀才，竟如乡宦。有徐上欣来谒，宿一款留之，甚欢洽。后值天寒，曾借绵衣一件与之，后其人复来，宿一他出，内使人索取前借绵衣，其人怀恨。后其人亦系贼党，谋逆事败，指扳宿一，宿一全家籍没，身死江宁狱中，妻子流满州，至六年分十一月十四日处决，死者俱戮尸，骨殖抛弃。记此为交不择友之戒。四月二十九日，谈季历告御状，江南哄闻，将邹知县、张天德、张涵生等二十五人告准，亦奇事也。邹县公差沈豹远、徐大受往京打点，不料季历又在五城兵马司出首，连夜差满兵围住大有字号，会同各衙门听审，夹打招成行贿一案。连累店主张期凤，即张提督第六子也，系上海潘公畏之婿，所以投之，并余可如等俱收监，沈豹远死焉，徐大受发回候审。六月十五夜，余在大兄家，大伯着妇女来寻，随即去会。疑有事故，不料竟言久不见侄，思想故也，并无他事。岂意自此会后，至七月即患痢，至八月大凶。我去会，只说：“我家穷怎好？”可见长辈临危只言穷者，岂自忧哉，忧后入耳！九月初九，官差管班来传我，修满州公署也。是时朝廷差刺叭章京三员、笔帖式二员，巡视江南南界，住割上海。星夜修理衙门，太守亦在县，日来两次，半夜又来一次，自初九日起至二十四日，方得完事。交割总甲铺设，幸我承值修理者，乃学宫西卢明仲住房，直通沈兰若住房，两大宅通连，内在厅上做地步，后厅造火坑，西厅做厨房、各披甲住房。每日夜值匠夫几十名：大木匠廿人，泥水匠廿人，锯匠廿人，漆匠数人，铜匠、铁匠、糊裱匠等廿人。每夜油烛，总甲支应，至天明放出。昨日值匠小夫、三铺总甲，又拨每铺三十名，逐名点进，余一身承应几百人，半月不合眼，手中不停笔，廿名听差，星飞摄取物件。此时各色铺户亦苦极。二十五日，出公署，竟睡一日。二十七日，满州大人已到。二十八日，公座毕，又有许多要用事件。二十九日，毕集五处经承，进后衙，与官商议造修理衙门及一应铺设物件，备办料价。蒙官慰劳云：“你们五个书办，真正劳苦费心了，本县把十五两银子赏你，你们去谢个天地，大家饮一会安心酒。”谁知官意因章京到县，馈送供应等费约有五百金，竟要增在料价内开销。如我止领过料价八十两，如何增得一百，故议而再议，凭官酌判。凡领银百两，带增供应银九十，故余增银七十二两，星夜造册三套，备文详府讫，始得完事。岂料二十五日大伯病亡，又忙几日，十月十二日成服，即开丧两日。十一月二十日出殡，其日天色甚好。是月初六日，邹县公辞印，去江宁府审御状。十四日，安水利（按：松江府水利通判安承启）来掌印。二十六日，天发大冷，河水连底冻结，经月不解。十二月十八日大雪，初下如粉之细，至天明，大地皆白，河水结冰，冰上积雪，两岸莫辨，路无寻处。十九日，余往新场镇归，两足不湿，其冷可知。二十一日出邑，知安水利拿我充役，为旧未完也，放不至县中即归。有下砂族人来，为有人在祖山之东造圻也，因而同去。其年种田，大地俱有收，花在九月初旬方提起，收两担者甚多。米价贱极，每担七钱。（页86-95）【康熙九年】九月，耿太守初到，吴秀裔将县蠹嚼民事告准，唐君瑞用我与朱元美，做干证在内，发县提审。（页100）[康熙十年]四月间，有地邻孙佛者，兄弟皆贫苦人也，伊叔孙四无子，四亡后，存妻张氏，亦村中骚妇，吴俊超欲娶作妾，孙佛借此

哄其逃出，扛嫁东图赵君辅。俊超搆孙族往府告状，赵寅买孙佛往苏，在抚院告，为号宪治乱事，准发本县拘解，俊超等俱诉余为四邻。六月初八日听审，先唤我进后衙，问其详细。余秉公细剖，官亦心服，将孙佛、孙仲责四十板一个，拟孙佛诬告律，热审减等问徒，详抚院，批发吴江平望驿。四、五月雨竟少，六、七月大旱，稻苗干枯，东土更甚。我地幸潮到，可以救旱，岂知七月初一起竟无潮，稻田枯。二十日方有潮来，所以亦歉收。豆全荒，我种豆，俱早发，苗茂盛，至立秋后，天气热极，豆俱眠倒，颗粒无收。乡间及城内，祈雨甚虔，未知县一日两次步祷，神佛俱用肩舆抬出，自昏达旦，合城迎转，千万人哀叫拜求，竟无雨而止。……时江南江西总督麻（按：麻勒吉，满族人）奉旨复任，初因镇江李大将军被披甲告御状拿问，累及二省江北百姓千人到京保留，得复任，奉旨面谕开吴淞江。朱县公年仅十八岁，到任系恩生官，辽东出身，属正黄旗，到县三载，倜傥豁达，文武技艺件件皆能。如上海，最苦接上司也，由沿海来者，一团交界，要换夫马。其时有巡海大人同总督抚台将军等，由青村而来，乍到一团，县公挺身而接。有总督头站勒要扛夫，朱县公劈面就打，满洲大人看见说道：“这是朱尖嘴，怎么在这里？”左右曰：“他在这里做县官。”满洲大人曰：“他在这里，不要他供应。”竟把华亭送来夫马，直送到上海县中。至如每年运军，交兑运官及伍长，多精勒加耗，竟日在仓内酌议，谓之讲兑。朱公见运官到仓，必南坐，要他谒见，因他是武职，县公之父系正黄旗都统，所以视卫官如草芥也。一日，旗军在南仓，与收胥角口，另有人回报县官，朱公飞走不等人随，赶到南仓，亲手拿住几个，脚踢手打，撒脱非凡。即刻运官来跪求，方免解上司，嗣后旗军再不敢放肆。即如上司来差，抚院差、布政使差要与县公抗礼，中厅分宾主留茶；朱公必要县堂参见，立谈而已，道差、府差竟要跪禀。一日布政使差将本官给发封皮二张，到县封库，又封一柜，此必奉布政吩咐也。朱公知道，竟叫县总陆寅亮到他船中，请到后衙说话。司差不知是计，来至后衙，被朱公自动手狠打一顿，竟将县印箱交付他曰：“我不做官了。”那人吃亏，两手捧着印箱，呆立在宅门之外。其时天色将晚，各乡绅知道，俱来劝解，立着其人动手仍将封皮揭去，种种如此，方便各项经承。朱公待百姓甚好，知民间疾苦，如比较时，必深黄昏，堂上不许点烛，坐在暗处，看各根完纳，惟皂隶棚内，挂灯两盏，凡人进仪门，不许咳嗽声响，直见完纳稀少，然后呼粮房来。粮书走上堂，又不敢则声，静候官曰比某项，然后唱比。如欠多者，比过一次，即几月不比，恐其腿坏也。竟有经年比不着者，如粮缸开后，竟把漕粮比簿束起，不再比矣。在任三载，代兑漕粮二万八千。六月间，造汇比簿，正要严比，忽京报：“着革职，该部议处？”此信一到，民间哄传，慕布政行府追印。此时上海欠粮者，俱匍匐吴门，赴都院及布政使处保留，共约千人，直有涕泣者。七月二十六日，有进京保留朱县公者二百余人，在城隍庙演戏，祀神发行。当有沈主簿、马学官，送缸六只，每缸赠钱二千、白米两担。如我地今如、吴大疏、蔡雨九等廿人，另叫缸去，至九月初二到京。值帝往满州谒陵，阁部大臣俱随往，朱太太虽在京，见人众不敢留，只得在登闻院进一呈而各归，亦奇事也。八月初七，朱县公将陈漕火票拿出，当日即将差人责二十板。余此时三代兑共十二名，幸差好友顾君信周全。十一日，又差家丁李叔锁押，火票差人，日日要完。黄昏时会串，如不完者锁项索颈，吊打惨状，县场上竟如地狱，至天明散去，到晚亦然。日日如此，约一月而止。九月二十六日，朱县公迁居潘家宁寿堂（按：即潘恩旧宅）内，修理焕然，俨如衙门。新县公到任后，犹将各役吊打，正身缘事他出，必将其家小阱在门楼上，亦泼横之极矣！十二月初，都院及苏常道到邑，为开吴淞江故也。此江在邑北三里，东出浦，西至苏州，自嘉靖年间都院海瑞设法开浚，疏通百年，至今又湮塞。今因连岁水灾，杭、嘉、湖及苏、松，俱遭太湖水溢，泄泻由浦而出，透远迢递，水难速退。故旧年嘉定太仓开刘家河，今年题疏，蒙发部议，将浙直漕折银三万两，抵给河工，奉旨开濬。九、十月就忙起量河段，造河面册，堆垛册，除粮册，自二十一日破土开挑起，至岁暮二十六日暂止。其年花歉收，价每斤三分，后卖至五分。白米每担价一两四钱。（页101-104）康熙十一年壬子，是年余四十五岁。正月初八日就到邑，开吴淞江起，工次极大。上海地界应河夫二万，每区要耆老一名、里书一名、捆首十名，每捆首领挑夫七名。初时犹可，后应夫一名，添加二名，甚有远处人来挑者，一文三担，担又重，走又快，又省备畚箕等项。我河初包与姚观舍，挑至二月初十，尚去得三、四尺深，两边俱开深，惟我与张哲生、陈子敬者独高，故我与大儿立定主意，与彼分段各自开挑，并力发工钱，冒雨开深，幸得如法。我河派在头段十二号内，道爷自小东门出往北，由演武场至河，旧谓宋家桥地，即头段第八号河也，自此沿河往西，即我十二号。正所谓参官之前，捆首打者甚多，我幸太平。每日在河督工。不知百万军兵，如何光景，只就开吴淞江，人夫竟如蚁聚之多也。三月，有报朝廷蠲免十年分白银三分。三月，有唐姓者，在封君山做坟，念其旧地，认完钱粮，而竟许其葬亲。五月，传闻四团海岸获一人首鱼，口中如叹气，见者异之，复放入海去。旧年十月，梁提督病亡，各营兵要发粮，将耿

太守鼓噪一番，朝廷差满洲官来会审。其年四月内复命，称言江南省与别省不同，粮重差烦，更遭连岁奇荒，有司征粮甚迫，百姓流离苦甚等语，故感动皇上，特降旨将七、八、九年陈钱粮暂行停止。五月，即有抚院告示张挂，百姓欢悦，喜出意外。但只江南省，别省不在此限。康知县（按：康文长，吉安人，康熙十年至十一年任上海知县）比较，辰时分起，直比至明日天明进去，少顷又出来，投文毕，即比起，日日如此，昼夜不停。合县人俱曰：“康鸡啼，康打杀！”六月初旬，慕布政到县，为祭坝造闸也。当有三十保粮户列款告康知县；第一匿蠲；第二私征，每区一两一甲；第三听审时，邹知县过财受贿八十两，将人命苦主立时打死。布政即委师粮捕到县堂，拆封朱知县在县场售封银，送布政，亲验加一。此时康公大窘，好看之极。七月，慕布政将康知县揭参在牙税款内，马抚院具题革职，此信到，知上台将无才干之酷吏，从轻打发出去，以苏民困也。嗣后，康县将欠粮者从早至暮，逐件逐名严比。直至九月初，接官者发行，然后保家有锁门而不到者，差人有每限千文而不到者，其势方休。二十日，太仓州单同知来掌印，明日即比较起。此官乃进士出身，降级来者，竟是臭粪。东乡舍内蔡兔，其时来赎身，念其三代服役，方便其去。十月初三日，母舅亡。先于八月内病甚，料不起，竟着表弟来寻我三四次。我又为钱粮，在城时多，故不能即去。及至去时，见颜色枯槁矣。但曰：“我不寻母姨夫及婿谈继官者，因他家富而错认我起发也，故来寻你。第一要与我看寿具，第二要家人冯寿赎身，第三我把表弟托你，每事要商量照顾。”自此以后，仍与舅母商酌做几件正经。不料表弟四个，异常顽劣，不务正路，不听好言，将祖父遗业荡费殆尽。记此不忘母舅另眼耳。十二月初十，陈知县（按：陈之佐，故城人，进士出身）到任。十六日，迎春，因见在仓漕米只有三万有零，心中着急。余同大兄在旧仓南看春，陈县公在轿中曰：“你们看春者，多是村里边出来的么？”余曰：“是村中来的。”县公曰：“烦你回去与本县传一声，漕舡又到，廩内无米，将何交兑，叫你们亲戚朋友星夜弄米出来。”随处见人，即如此说。自此后星夜进米，各乡各保俱到，陈县公竟不比较，但花红、银牌，赏进米完足者。不两月，十万漕粮、三万白粮俱已兑足，开帮去矣。在仓演戏待仓神，备酒请完足保家，重责欠溜顽户，自此以后，竟不好矣。但是斛过漕米，每石算石，不加升合，从古以来未尝有也。至明年，欠代兑者俱完轻粮，每担千文，完粮价贱，亦未之有也。其年米价一两一钱，花价二分八厘。吴淞造闸，自四月起，每日趸百工，至明年二月方完，真大事也。（页104-106）康熙十四年乙卯，余四十八岁。正月，朝廷差四王子统大兵往浙东，由苏州经过，捉舡甚急。二月，陈知县比漕急迫，我幸太平。崇明水师营有王副总者，系上年随梁提督在江宁打仗时，活擒海寇大将甘辉，以致叙功，立授水师营副总兵之职，向来在我邑放营债，相与人多，号曰“王虎山”。其时因四方盗贼窃发，故复拨崇明左营驻防上海，仍旧有兵二千四百。都司千把总官，住北门香花桥褚姓标行内，今其宅曹七房得，功名富贵顷刻而成。春多雨。夏间闻陈知县被董漕揭参在杨仓款内，漕抚军门疏题革职。陈县酷虐异常，打人不论大小，概必四十。伊妻贪上海华丽，对陈县令曰：“这里不做官，你想到那里去？”将平日刻剥百姓的银子，尽数馈送抚院及布政衙门，又央昆山徐乾学京中谋干。不料任公（按：名辰旦字待庵，浙江萧山人，康熙六年进士）选出，及至到任，陈公还想复任，出示曰：“本县现奉各宪题留，旨下在即，仰各差凡系本县差出签票，不可遗失，候日查比”等语。可笑，可笑！四月，有谈宝被人打死，累及钟登一。谈周调告准按察司，发本府提审，其时母姨夫要与周全，知我与赵圣庸相好，登一即圣庸亲家，两面周全。七月，任知县到任。八月，在长寿寺与谈周调、钟登一讲和，备酒议明。时府中新到刘太守（按：刘名名标，奉天人），性暴乖戾，难于听审，故余与赵圣庸同至府中，费银十二两，做得发县，不料任公又认真人命，将被告俱打成招，后虽和息，大费银钱。（页107-108）【康熙二十年】正月十七日，任县公去任，运官俱来把酒脱靴。二十日，谢经历来署印。其时漕粮贵极，每担要纹银二两，白钱要二千一百。余数担漕米，急极，又被朱默公诱做轻粮，反将去钱四千，填补川沙营仓糙。谁料四月初一重新放出，立时征比，如火之急。役友顾强甫急欲走避，余再四劝阻，大家设处重完，幸不败坏。四月初八月，史知县到任（讳彩，会稽人，吏书出身），立刻加纳，顶选上海。其时初到，抚院布政即要他起解白银三万两，县公竟不比较，合县区图争先完纳，每日约完一千八百有余，二十日外即解足，方去谢印。（页113-114）

# 《清代日记汇抄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111.com](http://www.tushu111.com)